

# 家族的衰落

(法) 德吕翁著 罗国林译



47.135

2-C222

877531

# 家族的衰落

〔法〕德吕翁著 罗国林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流通3册



10062369



Maurice Druon  
LA CHUTE DES CORPS

---

本书根据 René Julliard 版译出

家族的衰落

〔法〕德吕翁 著

罗国林 译

---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百科排版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25 插页 3 字数 234,000

1991 年 11 月第 1 版 199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3,500 册

ISBN 7-5327-0677-X/I·335

定价：5.30 元

(沪)新登字 111 号

## 《大家族》中已故人物的回顾

### 让·德·拉莫纳里伯爵

著名诗人，法兰西学院院士，荣誉勋位团著名军官，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卒于巴黎卢贝克街私邸，享年七十四岁。为他送终的有：其兄于尔班，地主；其弟罗贝尔，准将；其甥女伊莎贝尔·德·于伊斯内，虽出身名门，但没有财产，未获宠爱，年逾三十尚未婚配；埃弥尔·拉尔杜瓦，著名医生，教授，法兰西医学科学院院士，法兰西学院院士候选人；西蒙·拉肖姆，一位年轻的教育界人士，野心勃勃而家境贫寒，出身于贝里地区一个农民家庭，大路易中学四年级教员，其刚刚完成的文学博士论文，论述了让·德·拉莫纳里一生的作品，诗人于弥留之际一页页翻阅，眼前重新浮现出自己一生的枯荣，获得了新的体验。

政府为让·德·拉莫纳里举行了国葬。

### 奥里维埃·梅涅雷

据传是夏尔特尔公爵的私生子，但本人矢口否认。让·德·拉莫纳里伯爵夫人贞洁而谨慎的求爱者，凡三十余年。为博取伯爵夫人的欢心并避免一桩丑闻，这位温顺的单身汉，于六十八岁时，即诗人逝世后翌年，同意娶伯爵夫人的侄女、与西蒙·拉肖姆怀孕的伊莎贝尔为妻。伊莎贝尔在瑞士流产。经过半年

DAI 27/107

的夫妻生活，奥里维埃·梅涅雷的性机能出乎意料地复苏，但仅数星期，终因妻子比自己年轻三十五岁而精力衰竭，于一天夜里躺在她身上吐血而死。

### 弗朗索瓦·舒德雷男爵

诺埃尔男爵之子，谢格弗里德男爵之孙，一个强大的金融家族的推定继承人。该家族原籍以色列，先后在奥地利和法国由费尔迪南二世和拿破仑三世授予爵位。这位被人羡慕的公子，漂亮，富有，是出色的运动员，在战争中表现出色，颇获亲朋好友们好感，在事业上显示出非凡才能，使巴黎为之惊叹。弗朗索瓦具有过分强烈的责任感，在精神失常的状态下自杀身亡，实际上是自己的父亲为反对他而一手策划的一场证券交易阴谋的受害者。可怕的巨人诺埃尔男爵妒忌小伙子取得的权势，一心想破坏他开始获得的声望。

弗朗索瓦·舒德雷留下一位年轻妻子——雅克琳娜，让·德·拉莫纳里的独生女儿，在悲剧发生后，长期精神失常，经多明我会神甫引导，皈依宗教，从宗教信仰中寻求精神寄托。弗朗索瓦还留下一对儿女：让-诺埃尔和玛丽-昂热，在他去世时分别为六岁和七岁半。

嗣后不久，《晨声报》老板巨人诺埃尔·舒德雷让西蒙·拉肖姆进入该报社，令其担任他不愿意让儿子担任的职务。

### 小费尔南

出生后寄养于玛尔梅宗附近，两个月即夭折，是二十岁的女演员西尔薇娜·迪阿尔为诈取六十岁的吕西安·莫勃朗的二百万法郎，用冒名顶替的办法弄到手的一对双胞胎之一。

### 谢格弗里德·舒德雷男爵

一九二三年底暴卒于其曾孙让-诺埃尔和玛丽-昂热的游戏室，享年九十六岁。舒德雷家族法国分支的始祖，第二代舒德雷男爵，其长寿是该家族的荣耀，曾见过塔列朗<sup>①</sup>，出席过梅特涅<sup>②</sup>亲王府的晚宴，并与法国和奥地利皇帝交谈过。在其孙子自杀身亡之后尚活了一年半，去世那天早晨剃掉了颊髻。

### 罗贝尔·德·拉莫纳里伯爵将军

终生未娶，忍受不了退休生活，解甲不久即患前列腺病，苟延残喘两年余，一九二四年初卒于尿中毒并发症，享年六十七岁。

### 吕西安·莫勃朗

爱称吕吕，是老德·拉莫纳里侯爵夫人与金融家贝尔纳·莫勃朗晚年再婚结下的苦果，因此是于尔班、让·热拉尔、罗贝尔·德·拉莫纳里的同母异父兄弟，始终被这几位同母异父兄弟视为家族的耻辱。他是诺埃尔·舒德雷男爵夫人的第一个丈夫，但两人几乎刚成婚就在罗马法庭解除婚约。吕吕·莫勃朗生性古怪，嗜赌成性，腐化堕落，患先天性阳痿而不肯承认，厌恶舒德雷一家人，在导致弗朗索瓦自杀的证券交易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他生前最后几年，则处处遭到诺埃尔仇视。诺埃尔借助家族会议，剥夺了这个仇敌自由享受其财富的权利，并被推举为他的指定监护人。

在遭到所有人唾弃，失去了做父亲的幻想，倍受诺埃尔·

---

① 塔列朗(1754—1838)：法国政治家和外交家，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拿破仑时期、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和路易-菲力普时期都任过高官。

② 梅特涅(1773—1859)：奥地利政治家。

舒德雷迫害的情况下，吕吕·莫勃朗最后失去理智，在大路上撒疯被抓，关进一家省级疯人院，于一九二〇年春身着束缚疯子的紧身衣一命呜呼，年仅六十一岁，留下一笔尚可观的财产。

为其送葬的只有波朗夫人。年迈的波朗夫人先后是德·拉莫纳里和舒德雷两家的女秘书和心腹，成了这两大家族操办丧事和葬礼不可缺少的帮手。



德 呂 翁 像

## 目 次

|                     |   |
|---------------------|---|
| 《大家族》中已故人物的回顾 ..... | 1 |
|---------------------|---|

|                |   |
|----------------|---|
| 第一章 盲公狩猎 ..... | 1 |
|----------------|---|

|                |    |
|----------------|----|
| 第二章 双城戏院 ..... | 72 |
|----------------|----|

|                  |     |
|------------------|-----|
| 第三章 舒德雷的垮台 ..... | 139 |
|------------------|-----|

|                |     |
|----------------|-----|
| 第四章 行将就木 ..... | 213 |
|----------------|-----|

|                   |     |
|-------------------|-----|
| 第五章 穆格莱沃静悄悄 ..... | 258 |
|-------------------|-----|

|           |     |
|-----------|-----|
| 译后记 ..... | 313 |
|-----------|-----|

## 第一章 盲公狩猎

### —

老头儿身穿黑色袖饰上镶几道金色杠杠的浅黄色长上衣，一条黑色灯芯绒套裤。两只手象枕在垫子上一般放在大腿上，外观还相当好看，瘦瘦的，布满老年斑，有凹槽的指甲修剪得短短的，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一个肉红玉髓大戒指。

壁炉里的火炭投射的淡红色火光，辉映着戒指上的宝石、上衣的饰带和脚踝部位打裯的带护膝甲的长统皮靴。

这位年迈的老爷坐在椅背两侧带靠枕的安乐椅里，微微低垂的头秃了四分之三，仅后脑勺尚保留半圈硬撅撅的银发，刷子般支棱着。下巴皱缩的皮垂在凸纹布领带上；领带打成双蝴蝶结，由一枚饰有鹿角钩的别针固定。

房间里的挂钟敲响了六点钟，紧接着又敲了更尖细的两下，表示半点钟。

德 拉莫纳里侯爵依然昏昏欲睡地想道：

“唔，天黑了……不知他们捕获了没有？”

接着，他听见一块火炭塌下来的声音，但仍坐着一动不动。他知道，每个壁炉前面都有铜制的挡火板。

“瞧，我在什么地方？”他自言自语问道。“在小客厅里。那么，这是哪座壁炉？是带狮身猫头鹰翼怪兽那座，还是带缪斯

那座？”

他站起来，小心翼翼地将手举过头顶，以防脑袋撞着通风罩边上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厚厚的石沿条。微微颤抖的手指摸到了雕像，辨认出翅膀、代表大腿毛的条纹以及末端带利爪的足趾。哦，这是带狮身猫头鹰翼怪兽的那座壁炉，两侧剑状的立柱上，每隔一段距离有一个代表穆格莱沃的大写字母“M”，顶上镶有一个宽大的花冠。另一座壁炉，带缪斯的那座，是大客厅里几座壁炉之一。

“唉！瞧，”侯爵嘀咕道，“连自己家里有什么东西我都开始闹不清楚了。”

他又摸到椅子扶手，叹息一声重新坐下。

德·拉莫纳里侯爵已八十四岁高龄，几年前动过两次白内障手术，但未能免于双目失明。阳光灿烂的大白天，他勉强还能辨认出窗口，灰蒙蒙的象条床单挂在黑暗深处；某些晚上，他隐约瞥见一点遥远的荧光，知道那是灯亮了。他仿佛生活在一颗巨大的、没有生命的珍珠里面。

有时，当有人从他和亮光之间走过，他模模糊糊看见一个影子，于是想道：“瞧！我看见了东西。”可是，最后残存的这一点视力，正一周比一周减退。侯爵知道，要不了多久，他在古堡走廊里遇到仆人们和仅剩的几个亲属时，会连他们正在脱离躯壳的幽灵般的影子也看不见了；对他来说，穆格莱沃已经只不过是一座充满回声的巨大坟墓。

门开了，雅克琳娜·舒德雷步入房间，后面跟着一位高个子北非骑兵军官。

“是我，于尔班伯父，”雅克琳娜说道，“是雅克琳娜。”

她每次进入小客厅，看见老头儿那样软瘫在安乐椅里，总担心他死了。

侯爵坐起来。

“那么，捕获了？”他问道。

“我什么也不知道，伯父。”雅克琳娜回答，一边将她的三角帽和鞭子往一张蜗形脚大理石面桌子上一扔。“我在狼窝沟沼泽地失去了猎物的踪迹。当时天开始黑了，我非常窝火，幸好遇到和我一样迷失了猎踪的德·沃上尉，火气才消了点儿。我们一块撤了回来，我请他来家吃点东西。”

雅克琳娜生得十分小巧玲珑，一个细细的颈子，两道弯弯的眉毛相当高地挑向额角，从上到下一身黑服，骑马穿的裙子沾满泥巴，下摆撩起塞在腰间，便于走路。

少妇走到壁炉另一个角落的一张安乐椅边坐下，重新扑了点粉，又草草梳了梳头。她娇小的身材与服饰形成鲜明对照。

“谁？德·沃？哪个德·沃上尉？不认识。”侯爵嘟囔道。

“你认识，伯父。他是吉陞的一位客人。今天早晨去打猎之前还向你介绍过。他现在就在我身边。”雅克琳娜赶紧解释道。

“哦，好……很好。”侯爵说。

“先生，承蒙你好客，打扰啦。”军官说道。

他象对聋子说话似的，无意中嗓门太高，听见自己的声音在高高的藻井平顶上回荡。

侯爵抬起眼皮，向军官的声音传来的方向，转动着没有任何光泽、有点吓人的灰白色眼珠子。

“雅克琳娜，这位上尉怎么样？”他问道。

少妇半带笑半尴尬地看一眼高个子北非骑兵军官，只好用一本正经而又戏谑的口气答道：

“啊，伯父，他个儿可高了……有一米八……”

“一米八四。”德·沃确切地补充道，表明他也愉快地加入了

风趣的谈话。

“他有一头褐发……瞧，是深褐色还是浅褐色？”雅克琳娜继续介绍道，同时佯装观察德·沃的头发。“哦，深褐色。穿一套漂亮的红色军装……十分英俊。就这些啦！”

“谢谢。”德·沃欠欠身子说。

“多大年龄？”侯爵又问。

“三十七岁，先生。”德·沃回答。

说罢，他转向雅克琳娜补充一句：

“现在你对我的情况了如指掌啦。”

一阵短暂的沉默。雅克琳娜俯身拨火，黑色天鹅绒衣领和白色领带之上露出娇嫩、光润的后颈，上面长有纤柔的发丝，毛茸茸呈金黄色，几乎象婴儿的头发。

“你打算嫁给他吗？”瞎老头儿突然问道。

雅克琳娜一愣。

“哎！伯父，”她笑着嚷起来。“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今早上去打猎之前，我还不认识德·沃先生呢！”

她感觉到军官的目光注视着自己，便对他说：

“得向你说明一句，我伯父非要我结婚不可。这是他的一块心病。你尽管放心，你不会有任何风险的。”

德·沃不知所措，只是无可奈何地将双手一摊。

“可是，她必须再结婚！我说的话自己心里有数。”侯爵拍着椅子扶手嚷道。

“得了，于尔班伯父，求求你别说了。”雅克琳娜不耐烦地打断老头儿的话说。

为了转移话题，她接着说：

“最让我气恼的是，那头鹿准让拉维杜尔一个人捕获啦。”

“今天我们跑了多少路？”德·沃问道。“这地方我不熟悉，连

距离也搞不清。咱们跑了五十还是五十五公里？”

“啊，没有，将近四十公里。”雅克琳娜回答。

“先生，如果你肯赏光再来的话，肯定会有更难走的路让你走。”侯爵说。

## 二

雅克琳娜和军官快把仆人端来的丰盛的点心吃完时，猎犬总管回来了。

猎犬总管是个开始与年龄作斗争的人，个子不算很高，肩宽膀粗，肌肉发达，饱经风霜的皮肤又粗又硬，头发花白，非常端正的相貌流露出几分勇猛，滴溜溜的一双眼睛呈燧石色，长统靴沾满泥巴，护膝甲高及黄色猎装尾垂遮盖的大腿中部，脖子上挂着猎鞭，胸前斜挎猎号，腰间别把猎刀，手里捏着帽子，挺直腰板站在侯爵面前。

“怎么样，拉维杜尔？”侯爵问道。

“怎么样吗，侯爵先生，简直让人莫名其妙。”猎犬总管答道。“气得我都没法说。真见鬼啦！”

“得了，别骂骂咧咧，拉维杜尔！”

“请侯爵先生原谅，也请男爵夫人原谅。”猎犬总管又说道。“不过，不过，先生肯定能理解我……一头顶多再追半个钟点就能到手的鹿，我最后一次看见时，连舌头都吐了出来，可是突然之间无影无踪了！像被什么魔鬼藏进大衣里去了。侯爵先生想必也会承认似乎有什么鬼在捣乱！”

拉维杜尔快快不乐地晃动前额。前额上现出帽檐压出的一条红红的印痕。

“要杯酒吗，拉维杜尔？”雅克琳娜问道。

猎犬总管也让鹿逃跑了，她相当满意。

“啊，男爵夫人真是太好了。”猎犬总管回答，同时本能地将眼睛转向瞎老头儿。

瞎老头儿仿佛感觉到了他的目光，说：

“对，对，喝吧，拉维杜尔。”

说罢，他抓起一张桌子上伸手可及的铜铃。那铜铃带个木把儿，就像学校里上下课摇的那种铃一样。他抓起来摇了好大一会儿。

一个身着法国式深绿色粗呢制服的老汉出现在门口。这老汉步履蹒跚，腿上的裤管瘪瘪的，沉重地佝偻着胸膛，不断发出肺气肿的喘息，面颊松弛的皮肉晃晃荡荡，令人想起一头老牛。

“侯爵先生摇铃了？”他问道。

“我要猎盘。”瞎老头儿答道。

“拉维杜尔先生，帮帮忙行吗？”穿深绿色制服的老汉转向猎犬总管问道。

“当然行，弗洛朗先生。”猎犬总管放下空酒杯说。

这两个仆人，几十年来一个总管家务，一个总管狗窝和马厩，彼此私下里总是用昵称，在主人面前却也讲点客套。

德·沃看见他们抬过来一件古怪的桃花心木家什，放在瞎老头儿面前。那家什颇象旧时的双六棋棋盘，但要大三倍。瞎老头儿咳一声清清嗓子，站起来，从上衣一边的尾垂下掏出一块手帕，吐口痰，仔细将嘴擦干净，重新坐下。他穿着那套紧腰的猎装，站起来时，颇似穆格莱沃他祖辈中那些元帅——元帅们的遗像用蓝色缎带固定在墙上，相纸已呈碎裂纹，幽幽地闪光——，一位参加过七年战争<sup>①</sup>，忘了戴假发，胡子留得很长

<sup>①</sup> 一七五六年至一七六三年法国、奥地利、俄国、萨克森、瑞典和西班牙对英国、普鲁士和汉诺威的战争。

的老元帅。

拉维杜尔说句“劳驾，男爵夫人”，挪过一盏底座是一个中国陶罐的煤油灯。穆格莱沃没有电。

“真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相貌。”德·沃想道。他觉得雅克琳娜完全是路易十六时代的相貌。“一点不错，是……之后那代人。”他的目光无意识地顺着那纤细的后颈，察看颈椎骨的优美线条。

他注意到，这个房间里不论主人还是仆人，没有一个人的服装是通常的款式或颜色，觉得唯有他自己穿着入时：一身红色骑兵服，配上金色的马刺，平时走在街上，会引得行人回首顾盼。德·沃绝非想象力丰富或轻信魔法的人，但觉得自己仿佛被带到了一个地方，在这里，不同世纪的界限消失了，人人长生不老，被枭首的脑袋依然留在肩膀上；在这里，即使从护壁板里钻出一个灰火枪手①或者一位陪伴卡特琳·德·美第奇②的贵妇，他也不会大惊小怪。

“可是，我跑到这里来干什么？”德·沃暗自问道。

弗洛朗把那张神秘桌子的台面——即盖子——揭开。里面是穆格莱沃整个周围地区的一个巨大而精细的地貌模型。

侯爵在感到自己的视力无可挽回地失去了的那一年，叫人制作了这个昂贵的、独一无二的模型。尽管使用者是个盲人，工匠却一点也不马虎，让所有山溪都流淌着蓝色的液体，将所有村舍的屋顶涂成红色，把草地上的树丛点缀得碧绿。这个地貌模型既象王子的玩具，又象军事学校制订作战计划的“沙

---

① 中世纪法国有所谓“灰火枪手”和“黑火枪手”，是按所骑马的颜色划分的。

② 卡特琳·德·美第奇(1519—1589)：罗伦左·德·美第奇二世之女，一五三三年嫁给亨利二世，成为法国王后，查理九世登基后成为摄政王后。

盘”。

侯爵伸出双手，肉红玉髓戒指在灯光下颤悠悠闪烁，一根根老筋在抽动，剪短的指甲在摸索。最后，右手的食指停在竖起几个圆锥体的一个小立方体上。

“这是古堡。”侯爵说道。

食指慢慢穿过大花园，沿一条沟——通往巴黎的公路，移动到森林上面，在一片林间空地停下来。

“好，到焦橡树了。”侯爵又说。“后来呢，拉维杜尔？”

“嗯，按照侯爵先生的吩咐，”猎犬总管开始介绍道，“我十一点钟向被包抄的鹿放了一枪，鹿立刻窜了出来，跃过新路……”

食指稍稍向右边挪动一点儿。

“新路。”瞎老头儿自言自语地重复道。

“……不一会儿又跃过了夫人路。这个情况是上尉在那里告诉我的，对我很有用。”拉维杜尔接着转向军官，讨好地补充说：“一眼就看得出来，上尉是习惯带狗打猎的……一头大鹿头长黑角，估计不止十二个角杈。我吹响猎号，告诉大家我看清了鹿头……”

“哪个上尉？”侯爵打断拉维杜尔问道。

“就是在这儿的德·沃上尉，伯父。”雅克琳娜插嘴道。

“就是刚才那个吗？好。继续讲，拉维杜尔。”

老头儿的脸兴奋起来了，涌流的血液使皮组织变得绯红，沿着弯曲、暴突的血管，在皱纹、皱褶、沟槽和褐色的老年斑之间流动。他的鼻孔翕动着，闻到了只有他闻得到的各种气味：蘑菇、苔藓、泥土的芳香和马的汗味。

每年从秋季到四月末，每周仅有两个小时，于尔班·德·拉莫纳里侯爵感到自己还充满活力。现在他正在度过这样一个